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

第六回 清峰山賊寇劫徑 趙蘭英誤入黑店

女子貞烈出本心，沽名要譽非其論。千里尋兄救夫主，惹得世人說到今。

話說愛姐扯住蘭英小姐不放，蘭英說：「我若住在家裡，恐怕我父知曉，我就走不開。那時怎了？」龍氏向愛姐說：「不可留戀你二孀，還有會面之日。」愛姐方撒開手。李夢月把兩匹馬牽出街門，龍氏、愛姐相送蘭英，灑淚相別。主僕上馬，天已五鼓，蘭英說：「嫂嫂同姪女進去罷。」龍氏說：「在路上早下店，晚出店，身體保重。」言罷頓革奮加鞭，望北蹣下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趙明次日清晨問及丫鬟：「你姑娘昨夜逛燈幾時回的府呢？」丫鬟稟道：「自昨天晚上逛燈，並未回府。」趙明說：「你上繡樓再瞅一瞅去。」丫鬟領命，來至繡樓一看，並無人影，立刻回覆：「老爺，繡樓無人。」問及門上人，皆言未回府。趙明聞報暗想：「此時不回府，大約在王府上了。遂命家人去問。不多時回報：「王府上並未見小姐之面。」趙明聞報，心知有異：「莫不是這奴才因我退婚，撕了文約，吵鬧了幾句，恐我給他另尋夫主，假意借逛燈為由，行脫身之計也是有的。」想到這裡，遂派數名家人，在城裡關外並孫姓偵探消息。這事按下不表。

再言蘭英主僕夜住曉行，走陽關大道撲奔北京。這一日正往前走，來在濟州地方。有一座高山阻路，從林中發出一枝響箭。暗中交代：此山名為清峰山。有一伙劫徑的強盜，為首有四個頭目：一個名鬼頭張俊，一個名鬼臉李清，一個名地溜鬼王熊，一個名追命鬼李豹。又聚了些亡命之徒，四五十號俱是山東人氏，在這清峰山稱孤道寡，每日在山下搶劫來往行客。這四個賊首見天氣清亮，令嘍囉備馬下山彩盤。嘍囉遵命，不敢怠慢，把四匹馬備妥，牽至山口。四個賊首認鑿乘騎，眾嘍囉擁護著下山。來至松林之內向外探望，不大的工夫，遠遠來了兩匹馬。堪堪臨近，原來馬上是兩個白面後生，立刻放了一枝響箭。

且言主僕二人正往前走，忽聽松林中放出一枝響箭。蘭英問道：「月姐，這是什麼響？」夢月說：「這是響箭，林中必有劫徑的賊寇。」言還未盡，只見從林中竄出四匹馬，馬上騎著四人，皆是花布蒙頭，面生兇惡；後面有幾十名嘍囉，各執長槍短刀，耀武揚威。只見眾寇中竄出一賊，坐跨一匹青馬，此賊花布纏頭，面如灰色，濃眉大眼，額下一部紅髯，身穿青緞窄袖衣，腰繫綽包，青緞兜襠褲，花布裹腿，大尾巴革及鞋，手擎一把鬼頭刀，嘴內大喊道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有人從此過，須給買路錢，若要牙崩半個不字，一刀一個土裡埋，一刀一個土裡埋。」李夢月看的明白，見賊人身臨切近，左手擎弓，右手搭彈，照定賊人哽嚥咽喉打去。弦響彈到，「吧」的一聲，響鬼頭張俊在馬上歪了兩歪，跌下馬來，絕氣身亡。追命鬼見大寨主張俊落馬身亡，不由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飛空，心中大怒，喊道：「綿羊也能扎手，氣死我也！」手掄雙刀，一馬竄出，「好好下馬受死，與俺大寨主抵償。李夢月見此賊也是花布纏頭，面如白紙，並無血色，濃眉毛小眼睛，塌鼻梁，血盆口，額下無須；正在年輕，身穿藍緞窄袖衣，藍緞兜襠褲，腰繫紅緞綽包，花布裹腿，大尾巴魚鱗革及鞋，手掄雙刀，趕奔前來。身臨切近，李夢月早已將鐵彈叩在手內，見賊已近，將彈搭在弦上，前拳一伸，後拳一撒，只聽「嗖吧」一聲響，正打在追命鬼李豹的哽嚥咽喉。李豹「噯喲」一聲，將雙刀拋落塵埃，栽兩栽、晃兩晃，跌下馬來，身歸那世去了。只聽鑾鈴響處，李夢月抬頭望對面觀瞧，見衝過兩騎馬。馬上馱定二賊，這一個花布纏頭，滿臉青一塊、紫一塊的疤痕，塌拉眉稍小眼睛，哆列嘴，額下無須；身穿灰緞窄袖衣，灰網褲，腰繫紫緞綽包，花布裹腿，足下穿魚鱗大尾巴革及鞋，坐騎一匹青馬，手擎截頭刀一把，此賊乃是鬼臉李清。那一個也是花布纏頭，面如鍋底，紅眉毛，紅鬚鬚，身穿青緞窄袖衣，紅緞綽包，青緞兜襠褲。花布裹腿；足蹬大尾巴革及鞋，手使加鋼月斧，坐跨一匹烏馬，此賊乃是地溜鬼王熊。二賊凶抖氣昂昂，拍馬各舉兵刃，並馬趕奔過來。夢月見二賊來的兇惡，即刻弓上叩彈，對準黑賊發去一彈，只聽「嗖吧」一聲，王熊「噯喲」一聲，正中哽嚥咽喉，「撲咚」弔下鞍轡，絕氣廢命。李夢月急忙將弓斜插脊背，執出雌雄二劍，在馬上迎敵。刀劍相碰，戰有七八個回合不分勝敗。蘭英小姐在馬上見夢月與群賊相戰。只嚇的渾身厲顫，一抖絲韁，撲奔山窪逃命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夢月勝不了賊人，將招法改了二馬相撞，使了一招名為毒蛇吐舌，用右手劍迎面劈去。鬼臉李清用截頭刀相迎，將右脅閃出，夢月左手劍跟近，就在賊人右脅上將劍刺入。鬼臉李清說聲「不好」跌下馬來，死於廢命。眾嘍囉見四位寨主皆已廢命，誰也不敢上前，俗語人無頭不走，鳥無翅不飛，群寇一哄而散，逃命去了。李夢月見眾賊已散，也不追殺，撥馬再尋小姐，蹤跡不見，只急得汗流滿面，在山窪前後尋找。這且不講。

再言蘭英小姐心中害怕擔驚，惟恐身落賊手，又怕夢月敵不住眾強盜，頓革奮加鞭。多虧松林遮日，未被賊人看見，逃出清峰山口。不多時看見前面一座鎮店，打馬入鎮。見是南北大街，路東有一座客寓，門上有匾，上寫「榮升店」，白灰牆上寫著「清河鎮招商客寓，仕宦行台。」正然觀看，只見從店內走出一人，把馬嚼環一拉，說：「老客呀，咱這店內潔淨，天色已晚，哪不是住呀。」蘭英問道：「你這店內可有單間否？」店家說：「哪上房也有，單間也有。」小姐聞言，棄鑿離鞍，把馬牽進店來。抬頭一看，東北角有一間屋，極其僻靜，「就住在此屋，煩店主給搬行李。」店主答應，把行李搬入屋內。自覺行李沉重，就知裡邊金銀不少，心中歡喜財神到了，何用再留客人？」遂把店門關閉。暗中交代：這原是一座黑店。店主姓張名虎，外號名沒牙虎。見小姐是一孤客，財帛又多，心起歹意，回在後邊，走入自己房內，見了他妻笑嘻嘻的低聲說道：「今日店內來一孤雁，騎一匹大馬，行李沉重。看光景不是上京的舉子，就是探親的後生。今夜三更將他殺死，得了他的行李，咱小兩口享不盡的富貴。」劉氏聞言喜不自勝。只聽前店客人呼喚店東，張虎急忙奔前店。

且言蘭英小姐在清峰山遇群賊，恐賊寇追趕，一天未用飯。住在店內，餓的虛火上炎，自覺口中發渴，喉中生煙，故而呼喚店東取一杯茶吃。張虎問：「有何事呼喚？」小姐言道：「口渴欲飲一杯茶。」張虎回答：「相公少待，我去取去。」急忙來到後院，見了劉氏說：「活該，早早打發他去前店。這孤客要茶吃，你把蒙汗藥多多下在茶內，將他蒙倒，用蘆席一領，麻繩三條捆起，把他撇在後潭，順水流去，極其爽神。」劉氏聞言，急忙把蒙汗藥下在茶內，張虎將茶用托盤托定，送至小房，放在桌上。小姐正在飢渴之際，見茶既飲。霎時藥性一發，只覺天旋地轉，頭目眩暈，渾身無力，躺臥地上人事不知。

張虎、劉氏二人忙忙來至前店小房門外，偷眼往裡窺探，見小客人躺臥在地，就知中了蒙汗藥。二人進房把行李扛到後店，將行李打開一看，許多金銀，仍然包好。復又來至小房，將榻上蘆席拉下，將小姐用席裹起。用三條麻繩捆了三道，張虎、劉氏用扁擔繩係好，抬起來至後門放下。開放後門，向外張望，並無一人行走。二人把小姐抬出後門，竟奔後潭而來。剛來至潭邊，見燈光一閃，有幾個人竟奔潭來。只嚇的男女二賊激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撂下小姐，忙忙跑去。